



法國文學譯介在臺灣

方美芬 ◎ 國家圖書館閱覽組

在2001年第9屆臺北國際書展國家主題館中，法國以「品味法蘭西」為題，除了展示出版社的出版品，同時以「翻譯」為主題，舉辦了高行健與馬悅然「文學的精奧及翻譯」對談、馬金尼「文學的想像與真實」演講，並有法國漫畫家郭龍（Golo）《臺灣製造》新書發表會活動，帶動了一股閱讀法國風潮。今年2010年第18屆臺北國際書展，法國再度榮膺國家主題館，我們特別介紹19世紀到20世紀的兩果《Ruy Blas》（雷布拉）、普魯斯特《追憶似水年華》、聖修伯里《小王子》、沙特《詞語》、卡繆《瘟疫》五位法國作家作品，除了緬懷狂飆年代知識份子的自由追求，也請大家細細品味文化法國的深層內涵。

* 前言

華文譯介法國文學，最早是1897年夏由王壽昌口譯、林紓筆述的小仲馬《巴黎茶花女遺事》，1899年譯本在福州畏廬刊行後，一時風靡全國洛陽紙貴。同為翻譯名家的嚴復在〈甲辰出都呈同里諸公〉一詩中贊曰：「可憐一卷《茶花女》，斷盡支那蕩子腸。」自此中法之間結下了綿長的文學情緣。姑且不論是從法文直接翻譯，或是轉從日文、英文譯本逐譯而來的作品，無

可否認它們對近現代中國的思想、政治、社會、文學、藝術都起了相當程度的影響力。日據時期，臺灣文學家有的留日，有的往中國發展，雖然多是透過日文譯本來接觸法國文學，但從賴和、劉吶鷗、楊熾昌（水蔭萍）、林修二、龍瑛宗等作品中，都可折射出法國文學的光影。

翻譯悄然影響著臺灣作家的思想轉變與寫作發展，也催化了現當代臺灣文化的再生力。1949年國民政府播遷來臺，法國文學翻譯幾乎斷層，大部分只是翻印出版大陸時代的舊作。直至60年代末期，苦悶的知識份子從存在主義文學中汲取「紓解困厄」的泉源，於是引介法國文學再度蔚為風潮。

而創立於1967年的志文出版社，是接續並引領法國文學再創風華的重要出版社之一。1963年起家臨沂街，以經營出租與舊書交換小書店的張清吉，在臺大醫學系學生林衡哲「要有一流的文化，才有一流的國家」的勸說催生下轉型，首先以「新潮文庫」系列出版了林衡哲翻譯的《羅素回憶集》及《羅素傳》，之後曹永洋、鍾肇政、葉石濤、鄭清文、楊耐冬、金溟若、李永熾、孟祥森、李幼新、鍾玉澄、劉大悲、劉森堯、宋碧雲、馬森、莫渝等作家及翻譯家也陸續

加入翻譯西方思潮行列，因而帶動了法國文學在臺灣的閱讀。

此外，值得一述的是，1946年來臺工作後轉任於臺灣大學文學院的法國文學研究專家兼翻譯名家黎烈文，其「譯介水平，還是譯著的數量，至今在我國翻譯界還是無人出其右的」。黎烈文辭世後，1973年夫人許華整理其所譯的法國文學新舊譯著，委託學生顏元叔轉交予志文出版社出版。

另任教於中國文化大學法文系所主任達二十多年的「法文界的長青樹」胡品清教授，一生也是致力於中法文互譯工作，2000年已達80高齡的她，仍能翻譯出版《迷你法國文學史》和《法蘭西詩選》。目前則有阮若缺、吳錫德等教授持續灌溉這塊園地。

近十年來在法國在臺協會所推動的「法國讀書樂在臺灣」(Lire en Fête)閱讀活動，更促進了法國當代出版品在臺灣的擴張力。該項閱讀活動，源自於1988年法國文化部在全球所推動的「讀書樂」(Lire en fête)，每年10月在一百多個國家同步舉行。臺灣在書店、各級學校、讀書會、出版社，以及各贊助單位的推廣下，更近身地與法國作家接觸、認識並了解法國文化。

以下特別介紹19世紀到20世紀的雨果《Ruy Blas》(雷布拉)、普魯斯特《追憶似水年華》、聖修伯里《小王子》、沙特《詞語》、卡繆《瘟疫》五位法國作家作品，除了緬懷狂飆年代知識份子的自由追求，也請大家細細品味文化法國的深層內涵。

❖ 雨果 (Victor Hugo, 1802-1885) 《Ruy Blas》(雷布拉)

臺灣對於法國文學的認識與了解，最弱

的是散文、戲劇和文學批評，尤其是劇本，因為閱讀人口不多，不太受出版市場青睞。若想要了解法國戲劇的發展，只能從法國文學史、西洋文學史、戲劇史等綜述性的論述中略知梗概。

在臺灣，雨果作品以《鐘樓怪人》(又名：巴黎聖母院)和《悲慘世界》(又名：孤星淚)兩部小說最為人知，歐美國家並衍生為歌劇、電影、電視劇集等戲劇形式搬演。除了小說之外，其實雨果的詩歌、戲劇、文藝理論、遊記、政論、紀實文學也頗有成就。

雨果是浪漫主義的倡導者和踐行者，1827年所發表的〈《克倫威爾》序言〉，是浪漫主義運動的重要宣言，對法國浪漫主義文學的發展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他強調「浪漫主義在文學上是自由主義」，因此極力打破古典主義戲劇寫作方式限定在時間、地點和表演一致的「三一律」，開創了悲喜交加的浪漫劇。故而，雨果的戲劇多屬於通俗歷史劇，並帶著些浪漫主義色彩。

《Ruy Blas》(雷布拉)是雨果1838年創作的詩劇，被譽為浪漫主義戲劇的代表作。其中文譯名有「雷布拉斯」、「白理桃布拉斯」、「盧布拉斯」、「呂布拉」、「呂伯蘭」、「呂伊·布拉斯」和「真假王子」、「盧慧絲·鮑嘉」等名稱，讓人很難聯想在一塊。中文版的完整譯文，1927年首先由譯介法國文學先驅曾樸譯作《呂伯蘭》，由上海真美善書店出版；1998年中國大陸法國文學研究專家柳鳴九主編的《雨果文集》第16卷則譯為《呂伊·布拉斯》。

這齣以詩寫劇的作品，全劇共分五幕，



主角Ruy Blas（呂伊·布拉斯）原是一介平民，無法自拔地愛上了與自己身份地位極不相稱的西班牙王后。在堂·薩留斯特（凡拉斯侯爵）設計下，巧扮成侯爵的堂弟堂·塞扎爾（加羅法伯爵）進入王宮，成為王后的得力助手，幫忙處理國家大事。後來獲悉侯爵欲損毀王后名聲企圖奪取政權，為了保全王后的名節，他殺死了侯爵並飲藥自盡。由於以詩入劇，文采優美，風格高雅，而且人物形象鮮明，在劇院上演後，立即獲得觀眾喜愛連演48場。而雨果因為開創了浪漫主義戲劇，在法國戲劇史上與高乃依、拉辛、莫里哀並列為四大戲劇家。

近年來，臺灣讀者對於雨果作品的認知與喜愛，主要是文學作品音樂化的音樂劇。1996年《悲慘世界》歌劇在香港文化中心公演時，臺灣愛樂者特別組團親睹這齣音樂大作。2005年《鐘樓怪人》音樂劇在國父紀念館上演時，每場觀眾都給予熱烈的掌聲。

法國文學史上出了不少偉大的作家，卻以雨果的全球知名度最高，而且對後世的影響也最大。為此，法國政府在雨果逝世100週年的1985年，以及誕生兩百年的2002年，特別指定為「雨果年」，並舉行一系列慶祝活動。

✱ 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 1871-1922）
《À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
（《追憶似水年華》）

與喬伊斯《尤利西斯》並譽為20世紀最偉大的兩部長篇小說的普魯斯特《追憶似水年華》，是一部半自傳體長篇小說，堪稱是法國文學的代表作。其中第二部在少女倩影下》（*À l'ombre des jeunes filles en fleurs*），

於1919年獲得了法國龔固爾文學獎。

龔固爾文學獎（Prix Goncourt）是法國重要的文學獎之一，於1903年設立，由19世紀法國作家愛德蒙·德·龔固爾（Edmond de Goncourt）為他早逝的弟弟儒勒·德·龔固爾（Jules de Goncourt）而設，他遺言指示龔固爾學會（L'Academie Goncourt）每年應評選出一本當年出版最佳小說。

這部三百萬言的長篇小說，考驗著讀者的閱讀耐心。因為它顛覆了19世紀以來傳統寫實小說的題材與寫作技巧，開創了20世紀「意識流」創作新思維、新技法。然而面對這種沒有情節、繁瑣描述周遭事物、時間倒置的體裁，當年（1911年）連紀德都讀不下去，甚至拒絕為他出版。1913年普魯斯特只好找上伽拉樹出版社以自費靠行方式出版了首卷《在斯萬家那邊》。後來紀德讀了大為讚嘆說：「我在普魯斯特的文章風格中尋找缺點而不可得。我尋找在風格中占主導地位的優點，也沒有找到。他不是有這樣那樣的優點，而是一切優點無不具備，……並非先後輪流出現的優點，而是一齊出現的。他的風格靈活生動，令人詫異。任何另一種風格，和普魯斯特的風格相比，都顯得黯然失色，矯揉造作，缺乏生氣。」故此特別為自己先前所犯的錯誤道歉，並為卡利瑪出版社爭得普魯斯特全部作品的出版權。

普魯斯特會構思這部作品，其實與他的生活有密切關係。因為他自幼身體孱弱，大約自35歲起至51歲，由於嚴重哮喘病緣故，只能生活在自己的房間內。這15年的禁錮生活，只能靠著回憶來生活。喜歡寫作的他，記得拉斯金曾告訴他：「要寫一部偉大的作

品，並不需取材於非常的事件，最重要的是作品的深度。」因此他藉著記憶書寫來排遣時間。

從1905年構思，1908年動筆，到1922年去世，前後共花費14年，普魯斯特細細描繪記憶中的童年、少年以及青年時期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的巴黎上流社會生活。當《追憶似水年華》第一卷出版時。他感慨地說：「真正的書都不應該來自日光和閒談，而應該是黑暗和沉默的成果。」深切地道出他創作時的孤寂。

有關《追憶似水年華》的中文譯文，30年代詩人卞之琳已在《西窗集》以〈追尋失落的時光〉翻譯過首卷的最初片斷，不過並沒有引起多少迴響；60年代初，也曾有人節譯，卻沒留下雪泥爪痕；臺灣則是在1959年8月28日的「聯合副刊」上，從鄭清文〈血書關於「往事的回憶」〉一文，概略地認識到書與作者。1992年聯經取得中國大陸譯林出版社中文繁體字版權，我們才真正讀到《追憶似水年華》完整的中譯本。而煌煌七冊共3,378頁的長篇巨帙，出版之後即告售罄，更締造了臺灣出版奇蹟。之後陸續有洪範、時報文化、大辣等不同譯文的出版。

對於文體的演變，王國維《人間詞話》有很精闢的見解，他說：「蓋文體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習套。豪傑之士，亦難於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體，以自解脫，一切文體所以始盛終衰者，皆由於此。」因此文學發展上，寫實主義之所以轉進到現代主義，即是「勢也」、「時也」，普魯斯特正好就處在文學的轉捩點上，成為意識流小說的先驅。

✿ 聖修伯里 (Saint-Exupery, Antoine de, 1900-1944) 《Le petit prince》 (The little prince, 《小王子》)

全球銷售量僅次於聖經的《小王子》，是法國著名的成人童話書，也是全世界最多人喜愛的書。1986年法國盛大慶祝他滿60周歲，2000年又紀念他的百年誕辰。2008年更將「20世紀最佳潔語圖書」的桂冠授予他。

自1943年出版以來，《小王子》啟發了大小讀者的想像力，也讓讀者學會愛和生命的價值。根據《小王子》官方網站公佈的最新資料，該書在全世界已經銷售了8,000萬冊，僅法國的銷量就達1,100萬冊。而被譯成160餘種語言的《小王子》，中文版本估計有百種以上，臺灣大約就有52種版本，如翻譯版、改寫版、注音本、客語版、中英對照、中日對照、中法對照、有聲書、音樂書、劇場版、動畫版等不同性質的版本，而且仍在持續發燒中。這種跨世代而魅力依舊歷久彌堅的「小王子現象」，是其他書籍所無法超越的。

何以《小王子》會如此地受到大人小孩的喜愛？扉頁獻詞有句話：「所有的成年人都曾經是小孩——但是他們大都忘記了。」的確，雖然大人們也是經由小孩子長大的，但他們也像小孩子，有時也需要安慰。在《人類的土地》小說中，聖修伯里疑惑人類「為什麼要互相憎恨呢？我們應該團結，因為我們都在同一個星球上，都是同一艘船上的成員。」但崇尚和平的聖修伯里，卻無法選擇時間而親歷了戰爭的蹂躪，因此寫作成為他抒發愛與思念的最佳方法。在二次大戰期間逃亡美國的孤獨生活中，他寫下



了《小王子》一書。

雖然出版社普遍將《小王子》歸入童書類，但其哲理的蘊意，讓人覺得比較像是一本成人童書，在簡潔文字中，對照出成人與小孩的複雜與清純。故事從一個飛行員迫降在撒哈拉沙漠遇到小王子的對話展開。由於小王子和他的花兒之間有一些誤會，於是小王子離開B-612小遊星，開始了太空旅行。在旅遊探險中，小王子發現他最懷念的還是自己的故鄉和好朋友花兒，因而覺醒到他對他們有責任，於是迫切想回到他的星球。聖修伯里以簡潔清純的詞語，告訴我們愛與責任的重要，同時他希望每個人都能「擁有會笑的星星」。

由於小王子是個星際旅行家，2002年法國太空人裴林就帶著《小王子》搭乘太空梭奮進號前往國際太空站，他說：「我要帶一點法國文化到太空站，也要帶一本特別合適的書。最重要的一點是，聖修伯里能夠寫出人類心中的勇氣及他們眼中太空的壯觀。」

✿ 沙特 (Jean-Paul Sartre, 1905-1980) 《Les mots》(The words, 《詞語》)

沙特的自傳體小說《詞語》首先於1963年發表在自己所創辦的《現代》雜誌10和11月號，1964年1月才由伽利瑪出版社出版單行本，沒想到出版後竟獲得好評，並且榮獲當年諾貝爾文學獎。但是沙特卻拒絕領獎。當然拒絕領獎有他個人的想法，不過瑞典皇家學院授獎的理由：「他那思想豐富、充滿自由氣息和探求真理精神的作品已對我們時代產生了深遠影響」，極度肯定沙特在寫作上對人類的影響力。

沙特是存在主義的創始者，他的哲學思想不僅影響著20世紀的法國，也引導了世界思想潮流。在60年代，存在主義也曾深深感動臺灣知識份子追尋過個人「存在」的意義。1956年志文出版社出版譚逸翻譯的《沙特自傳》，經過多年的再版翻印，2002年左岸文化事業公司才推出由中國大陸潘培慶翻譯的《詞語：讀書與寫作的回憶》新譯本。

擁有哲學家、政治家、社會運動家、劇作家和小說家多重身份的沙特，的確有著許多炫人的光環，但一本樸實的《詞語》，那發自生命深處對詞語的童真熱愛，讓人更願意稱他為「文學家」。《詞語》過去譯作《沙特自傳》，因為它是一本沙特書寫自己童年回憶的小說。但是就法文書名「Les mots」與英文書名「The words」來看，譯成「詞語」或「言詞」比較貼近本意。

《詞語》一書分做「讀」(Lire; reading)與「寫」(Écrire; writing)兩部分。閱讀是打開沙特對詞語世界的一扇門，透過詞語影像化的想像空間，從聽故事、說故事到編故事，自小沙特就愛上了詞語的廣闊世界。他稱自己具有「神經症」的壓迫感，必須把它寫出來才能得到釋放。他說「我的生活是從詞語開始的，它無疑也要以書結束。」所以在閱讀之外，具體的寫作才是沙特成為「作家」夢想的實踐之路。從抄寫精句、模仿別人的詞語、到創造出屬於自己的詞語。《詞語》細細自敘了沙特閱讀與寫作的生命歷程。

早在1954年，沙特已經完成《詞語》的大部分書稿，經過幾次修訂，直至1963年才算真正定稿。沙特說：「寫作是我的習慣，也是我的職業。……我今天寫書，明天還

將寫書，書總是需要的，它也多少有些用處。」並認為文化「是人的產物，人把自己投射到其中，又在其中認出自己。」不論他是教士、戰士，或是神秘主義者，都需要透過詞語來發聲，而《詞語》正是「這面好挑剔的鏡子向他反映出他的尊容。」

其實《詞語》讀來並不艱澀，它記憶了一個作家童年成長時期與詞語美妙的互動過程，雖然十歲那年進入亨利四世中學走讀，不幸第一次作文落在最後一名，但那豐富的閱讀，馳騁的幻想，敏捷的思緒，尖銳的觀察，以及美妙詞語的組構，都化成日後成為偉大作家的必備條件。

2005年6月21日，是沙特的百年誕辰，法國各界舉辦了展覽、專題訪談、雜誌專輯、新書出版、戲劇演出、學術討論會等紀念活動。儘管生前沙特並不喜歡這些外在光環，但是他受後人的尊敬，卻不是他自己能夠拒絕的。

✦ 卡繆 (Albert Camus, 1913-1960) 《La peste》 (The plague, 《瘟疫》)

存在主義的興起，在法國造就了沙特、西蒙波娃、卡夫卡、卡繆等作家。因此多數人將卡繆歸屬於存在主義作家之列。其實卡繆非常反對這種歸類，他說：「我對於那種過份出名的存在哲學毫不喜歡，而且坦白講，我認為它的種種結論都屬虛假。」因為卡繆經驗的每一階段生活，對於「存在」已有不同的體驗，因此他極不認同狹隘的個人存在論點。《瘟疫》是其恢宏思想的實證體現，它擺脫早期《異鄉人》對於人生荒謬的消極抵抗，轉向人類應克服荒謬，尋求合作

共存的積極對抗，拓展了存在主義的視野。

《瘟疫》又翻作「鼠疫」或「黑死病」，卡繆以記事體手法描述了北非阿爾及利亞一個港口俄蘭城 (Oran)，20萬居民因為一隻老鼠所引發的疫情而遭到封鎖與放逐。但是城裏的人在李爾醫師、市府職員格蘭、記者藍伯、舞者尚·塔霍、潘尼洛神父等人組成的防疫線，大家團結一致，努力共渡危機，最後疫情終於受到控制，俄蘭城也得以重新開放，獲得新生與自由。小說裏的人物性格鮮明，各自對人生及死亡有著不同的見解與看法。在對抗瘟疫的期間，面對死亡恐懼時刻，人們開始認真思考生命的真諦、價值以及存在的意義。書的結尾，李爾醫生與老人有段語重心長的對話：「『瘟疫』又是什麼意思呢？那就是生活！如此而已。」（桂冠版）經歷這場人性浩劫，李爾醫生「決定著手這份記事，以便他自己不成為那保持沉默的人，卻成為證人，為了那些被黑死病所襲擊的人作證，以便讓人紀念他們所忍受不公與暴虐，以便直截了當說出在瘟疫的時期我們所獲的教訓：人類裏值得讚美的事情比值得卑視的事情更多。」《瘟疫》中的人類思想轉變，其實呈現的正是卡繆人生經歷後的思想成長過程。

1957年卡繆因《瘟疫》一書的「睿智及摯忱闡述了我們這個時代人類的良知問題」而獲頒諾貝爾文學獎，大會推崇他是一個「具備了不起的純淨、高度專注和理性的文體家」。在得獎演說中，卡繆認為藝術家的責任，特別「只有作家」，「單單把世人共有的歡愉或痛苦用他獨有的方式描繪出來，便能牽動無數的人。作家因而無權與世隔



絕。他必須服膺於最卑微也最普世的真理。……作家也因而不能自外於艱難的責任；他若不為受苦的人服務，很快地便會喪失他的能力。此時即使暴君動員了百萬大軍，也無法拯救他於孤立——就算，不，尤其是如果他竟是與他們同調的話。……」

從只為個人的存在，拓展到人類的集體共存，卡繆不僅開拓了存在主義哲學的新思維，並且將思想上的成長體現在文學上。雖然有人哀嘆他的早逝，但是威廉·福克納卻認為：「這不是時間長短或創作量多少的問題，而是『什麼』的問題。」的確，《瘟疫》這部小說，讓人思考到作家的社會責任，這已足夠了！

✻ 結 語

法國文學的譯介，滋養了臺灣的閱讀與出版視野。日據時期經由翻譯，臺灣吸收了象徵主義與寫實主義的精神；60年代因著存在主義思潮吹襲，紀德、沙特、卡繆成為校園學子擁抱存在主義追尋理想的標誌。之後在藝術文化薰染下，巴黎鐵塔、凱旋門、羅浮宮、香榭大道、塞納河畔左岸咖啡的文學藝術氣息，更吸引許多人前往品味法國。

除了感官的接觸，其實品閱文字的雋永，才更能深層探索到法國文化的內在精髓。我們從雨果的浪漫主義文學，到普魯斯特的意識流小說，與沙特、卡繆的存在主義文學，或是聖修伯里的哲理文學作品中，深刻體驗到這些19世紀至20世紀作家對文化、政治、社會、經濟等議題的關懷與影響。直到現在，他們的作品都經得起時間的篩選與考驗，而列名世紀經典之冊。

參考文獻

1. 吳錫德（2000年10月5日）。法國文學在 / 不在臺灣？。中國時報，42版。
2. 吳錫德（2001年2月）。法蘭西文學重新登陸華人世界。博客來網路書店電子報，檢自：
<http://www.books.com.tw/activity/france2001/liture06.htm>
3. 柳鳴九主編（1998年10月）。雨果文集（第16卷）。石家莊市：河北教育出版社。
4. 高永謀（2005年4月）。出版界最後的本格派——志文出版社。文訊，234，頁108-116。
5. 張清吉口述，曹永洋紀錄（2004年9月9日）。張清吉——資深出版家好書催生者。新台灣雜誌，442，檢自：
<http://www.newtaiwan.com.tw/bulletinview.jsp?bulletinid=19444>
6. 張靜二編（2004年6月）。西洋文學在臺灣研究書目：1946年-2000年。臺北市：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7. 莫渝。法國文學在臺灣。檢自：
<http://www.wretch.cc/blog/FRLT1800/9244756>
8. 莫渝。龍瑛宗與法國文學。檢自：
<http://mypaper.pchome.com.tw/news/2257/3/522110/20011224163902>
9. 蔡登山（2009年2月）。翻譯家黎烈文教授——另眼看作家系列之十八，全國新書資訊月刊，122，頁16-21。